

林阿水的假日

林阿水坐在客廳米黃色的沙發椅上，左手邊的茶几吞吐著冒著熱氣的茶杯，標示著週一到週日共二十八格放置藥品的盒子，大刺刺地躺在一旁，其中週日的蓋子盡責地掀開，將三大顆五小粒一膠囊的藥品展示著。早上十點，林阿水由因飢餓而發出聲響的胃得知今天是假日，她眨眨眼被眼翳佔據的右眼，眼油不由自主地流下，林阿水沒有抬起枯乾而多皺的手來擦拭，像是早已習慣有水珠從眼裡生出，如淚水一樣的自然。林阿水靜靜地坐著，右肩因衣服尺寸的不合而露出衛生衣死白的肩帶，暗藍色的小翠花洋裝鬆垮垮地罩著林阿水，原本是及膝的裙擺被她不甚自然的坐姿壓折的橫開在膝蓋上，露出瘦小乾癟猶如潮濕腐朽木材般的小腿，雙腳圈著一雙底下畫有白色圓點意在防滑的襪子，兩腳呆滯地放在磨石子的地板上，微微蹶起的腳尖，似乎在尋找被遺忘在腳邊的矮凳。

「阿母，來。」林阿水的二兒子從廚房走出，從玻璃櫃裡拿出一個盒子。

林阿水抬起右手，用食指抓了抓灰白毫無生氣而平貼在頭皮上的稀疏頭髮，她看著兒子拿出一樣樣器具擺放在桌子上，林阿水想起了每天那一滴的疼痛，左手機械式地緊握著右手手腕，無助地等待。

「來。」二兒子右手拿著測血糖的工具，左手掌向上逼近林阿水的手。

林阿水乖巧地將右手掌上翻放在兒子的手上，將頭一撇，不敢承受將看到自己暗紅的血，身子顫然一抖，她彷彿可以看到那一滴晶瑩的紅色液體，不情願地被抹在試片上，準備接受精準的儀器解剖。

二兒子將棉球壓在林阿水細小的缺口，轉身把試片放入機器以分析血糖的濃度，嘴角的法令紋揚了揚說：「看汝今仔日有卡好無。」

林阿水無言的壓著棉球，她老是找不到傷口在哪裡，但一針刺痛의腫脹感依舊，從指腹傳遍了全身，林阿水並不想知道那機器顯示的數字所代表的涵義，她只希望能趕快制止胃酸的分泌，彌補那微小卻刺人的不適。

「180mg/dl。」分析好一陣子的機器跳出了它的結論。

二兒子皺了皺眉，拿著筆在小冊子上紀錄著，口中喃喃地念著數字，其中有幾句較大的音量，要林阿水看看自己的血糖有多高。

二兒子收拾著器具，放回玻璃櫃，撥開串著珠珠的垂簾，走進廚房。

林阿水眯起模糊一片的雙眼，努力的想看看掛在對面牆上的時鐘，只依稀看到有東西指著不知道是九還是十，她不在意時間的快慢，她只想要閉上眼睛，而當她再度睜開時，已經是另一天的開始。

十點三十分，林阿水的大兒子夫婦脫下鞋子走進房子裡。每週日大兒子都會偕同妻子，從家裡緩緩散步到弟弟家，看看阿母也和弟弟聊聊天。

「阿母。」大兒子彎下腰穿上地板拖，看了林阿水一眼，便將全身重量拋進另一邊的沙發。

「阿母，汝呷飯無？」大媳婦停下要走進廚房的雙腳，寒暄的問了一句。

林阿水定定地看著大媳婦，沒有任何回應。

「媽媽今天好像神志不太清楚，是不是血糖過高啊？」大媳婦對正從廚房提著滾燙開水的小叔說。

「今天 180 咧，就軋汝講過阿，袂凍呷遮儕。」二兒子將煮沸的開水倒入茶壺，一邊跟嫂嫂說，一面和林阿水講。

「180 喔，實在太高了。」大兒子眉頭糾結著，右手抹抹理成三分頭的短髮。

「大哥、大嫂你們來了喔。」二媳婦將濕漉漉的雙手用紙巾擦拭著，忙碌的雙腳又走進廚房，左眼的餘光瞥了一下林阿水。

林阿水駝著背，將身體往前挪動了一點，將雙手彎曲撐在膝上，臉朝著大兒子，口中喃喃念著：「阿成。」

阿成和弟弟正談論工作上的事，他們都是公務員，最近人事異動搞得大家惴惴不安，兩人分析著目前的情勢，熱烈地討論著出線的人選。

「阿成……。」林阿水好想仔細看看一週只見一次的大兒子，想問他過得好不好，想拍拍他的背，像他小時候一樣。

然而，林阿水覺得自己的頭殼像是發臭的蛤仔，緊緊地閉著，任憑多大的外力撞擊，它依舊固執地咬著，拒絕和外界接觸，好多感受林阿水想要表達，當要開口時，卻只能無助地張開嘴，老舊的大腦擠不出詞彙來表達，即使是很簡單的口語，林阿水那發臭的頭殼，緩慢地分泌汁液，卻累積不到一個字的量。

「媽。」林阿水的小女兒還沒進到屋子，就先大聲地喊著。

「阿媽。」小女兒的女兒乖巧的跟在媽媽後面，也大聲的叫著。

林阿水似乎愣了一下，有著高高顴骨點綴著黑褐色老人斑的臉頰，突地亮了起來，原本維持著一定開度的嘴開懷的向兩邊伸展，兩隻手緊緊的互握著，生氣蓬勃地回了一聲：「阿妹仔喔，來喔！」

小女兒阿瑞從鞋櫃角落拿出她專屬的地板拖，走近林阿水，一雙眼睛溜溜地在母親的身上轉了一圈。

「阿媽。」林阿水的孫女滿臉笑容地看著外婆，用光滑白皙有彈性的手，握住溫暖卻又枯乾鬆弛的手。

「阿妹仔，阿妹仔……」林阿水順了順孫女的手，她喜歡看到著個孫女，圓圓的臉總是滿溢著笑容，聰敏的雙眼，直直地看進了林阿水的心。

「來，這耶乎汝。」林阿水從口袋掏出了一疊紙鈔，細細地一張張翻閱，選擇了一張一千元鈔票，乾癟的手，陣陣地朝孫女的手壓去，像是要把她所有的喜悅傳達出去。林阿水不知道該怎麼做才能讓心中悶悶漲漲的感覺排出，她只知道她想好好疼惜這個孫女，笨拙地只記得這個方式。

「阿媽，毋免啦。」孫女把鈔票推還給外婆，她知道大家都在看，包括給外婆錢的舅舅們。

林阿水不知為何那悶悶漲漲的感覺一下子衝到咽喉，有一股酸酸難以喘息的

感覺，她用力地把鈔票塞進孫女手裡，激動地連雙腳都微微抬起，平日眯眯的小眼也睜大了起來，她就是要孫女收下那一千塊，那是她，一個外婆要給孫女的零用錢。

阿瑞拉了拉女兒，輕輕的搖搖頭，示意她先收下。

「媽，汝呷飯無？」阿瑞拿起藥盒，檢查飯後的藥吃了沒有。

「喔，小姑妳來囉。」二媳婦手裡拿著一個碗公走來，裡頭裝著暗咖啡色的濃稠液體。

「來，媽，飲果汁。」二媳婦把碗公放在林阿水手裡。「剛剛媽才起床，已經吃了飯前的藥了，等這碗果汁喝完，再給媽吃飯後的藥。」二媳婦有點像提醒自己又像是在解釋給阿瑞聽。

林阿水像是拿不動那碗公，斜斜地用手扶著擱在腿上，在做一番無謂的考慮和無形的掙扎。

孫女嚥了嚥口水，她喝過這種「果汁」一完全不搭配的口味且不過濾的特製果汁，她了解外婆禿禿的眉毛碰撞的原因，也知道那緊閉的雙眼和一口口的吞嚥所需花費的力氣。這樣的早餐，她看了看媽媽，母女相視，只能苦笑。

二兒子家中不大的客廳，正舉辦一個小型的家庭聚會。

橢圓形的桌子，擺滿了二媳婦切的水果和一盤盤的零食，二兒子沖著茶，將滿了又空的茶杯一一填滿，電視上放著兩個兒子都愛的台語歌唱節目；兩個媳婦比手畫腳、高聲談論著兩家的孩子及彼此認識的朋友；阿瑞脫了襪子換上短褲，她走進浴室將浴缸放滿了水，每天為阿母洗澡是她來哥哥家的目的；孫女望了望各自交談的舅舅、舅媽們，又轉頭看看林阿水顫抖的眉頭和用力眨的雙眼，薄薄微小的雙唇緊閉，兩手用裙子接著，好像隨時會傾倒，孫女知道這是外婆吃完東西後的不適，因為糖尿病的關係，使得林阿水不能隨心所欲地吃著她喜歡的食物，孫女還記得媽媽和她帶著香蕉來看外婆時，外婆那手舞足蹈猶如孩童般的興奮之情，讓人既心疼又無奈。

「妹妹，過來。」阿瑞叫著，把一套洗好的衣服遞給女兒。

「阿媽，來，汝的錢放仔遮。」孫女用著不輪轉的台語對著林阿水說，一隻手拉開連身裙的口袋拉鍊，把口袋的縫隙撐開。

林阿水撇了撇頭說：「今仔日嘍洗身軀。」她不想要離開這張米黃色沙發，她想要待在這裡，聽這難得的喧鬧，享受這充滿生氣的愉悅。

孫女盯著外婆，有好多想勸誘說服外婆的話，卻怎麼也翻譯不成台語。孫女困窘的用著最簡單的台語說：「阿媽，洗啦，汝看，今仔日是好天，有洗身軀會卡爽快。」孫女邊說邊用衣服推推外婆，試著用腮奶的方式軟化外婆。

林阿水賭氣似地抬起手翻了翻衣服，不情願地審閱著花紋布料，「我無愛這件。」說完又垂下手，緊靠著沙發。

孫女蹣跚地跑向媽媽，尋求幫助。

「跟外婆說沒衣服了，其他的都是短袖，會太冷。」阿瑞翻了翻衣櫃，有點煩躁的說。

孫女又蹣跚地跑回外婆身旁，嘴甜的說：「阿媽，這件好啦，足躉耶。」這次還加上用身體輕輕地推推外婆，加重誘引的力量。

林阿水默默地用微顫的手拉開髖股旁的拉鍊，將用橡皮筋捆好的錢放進孫女撐開的縫隙裡。

孫女對外婆笑了笑，一個讚許又感激的笑容。

「牽阿媽過來，可以洗澡了。」阿瑞探出頭對女兒吩咐著。

「阿媽，水放好了，會使洗身軀阿。」孫女試著用活潑的語調說話，希望阿媽能心情好一點。

林阿水用屁股的力量，一寸寸地撞向前，兩隻手試著撐起身子，但無力的雙手就像需要有人來操縱的木偶被遺忘在台上，失去了活動的能力。

孫女彎著腰，將阿媽全身的重量掛在臂膀上，林阿水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，像不會游泳的人看到浮板似地，倒向身旁的助行器，孫女緊張地站在林阿水身後，兩隻手像大樓防人掉落的繩網，緊緊地護著林阿水。

「妹妹，讓阿媽自己走，你不用牽她沒關係。」二媳婦坐在沙發上，兩腳交錯地伸直放置在地。

大媳婦則是從椅子上站起，走了幾步看似要來幫忙林阿水，卻因電視上的影像而停下了腳步。

林阿水把所有的力量賭在那抬起助行器的一剎那，拉起放下，雙腳浮貼著地板顛簸而行，突起的背部，像是承受著時間的包袱，微微向前傾的頭部，好像在尋覓失去的本能，一聲聲助行器敲擊地板的聲響，被掩蓋在台語老歌濃厚鼻音的歌聲下。

走到林阿水房門外，林阿水放開了助行器，阿瑞和女兒一人一邊攙扶著林阿水，她的重量被分擔成兩份，她有點茫然，是什麼時候，她忘了怎麼走路。

孫女走回客廳，靜靜地坐在小板凳上，她臉轉向電視，卻無視電視粲然的畫面，她試著想像，每天，阿媽坐在沙發上，用已經退化成重聽的耳朵，吃力地聽著週遭的聲音，假日是嘈雜的談天聲，平日是靜的彷彿凝固的氛圍，即使電視在她的正前方，她看到的是模糊的各種色彩，聽到的是她不懂的語言。孫女皺了皺鼻子，試圖為阿媽找尋一個娛樂，讓阿媽枯燥反覆的日子有些色彩，電視已被打回票，而書呢？林阿水並不識字，剛得知這點時，孫女記得自己有多麼震驚，只能為此下了一個生活將很無趣的註腳，她是要為阿媽找一些事情做的，卻越想越恐慌，發現林阿水的生活竟是這麼地空洞、反覆。

一股清爽的香味伴隨著助行器敲擊的聲音而來，林阿水舒爽的一步步走來，孫女快步向前輕輕地扶著她的手，乾枯的皮膚似乎濕潤了些，駝著的背好像挺了一點，洗完澡的林阿水像是換了盆乾淨的水的蛤仔，儘管依舊緊閉著不開，然而，

新鮮流動的水卻沖淡了腐臭的味道。

「我來洗衣服。」二媳婦用著讓全部的人恰巧聽到的音量說。又嚼了一捧花生喝了一口茶，才起身離開。

阿瑞走了出來，短褲的下襠仍舊是濕了，她拿起杯子喝了口茶，打了通電話給姊姊阿霞。幾乎每個週末，阿霞都必須回婆家照顧年邁的公婆，而平日制式的工作時段，使得阿霞不能來幫林阿水洗澡，不能替妹妹阿瑞分擔些重責。

「喂，我幫媽洗好了，你不用擔心啦。」阿瑞對婆家在外縣市的姊姊說。

「媽今天情況還好嗎？嫂嫂不是說她會幫媽洗，你自己身體也不好，要多多休息啊。」阿霞絮絮叨叨地說著，她不僅為林阿水煩惱，也為她這個妹妹太勞累的身體憂愁。

「你又不是不知道她，剛剛幫媽換衣服時，媽上完大號後沒擦乾淨，褲子沾的整件都是。」阿瑞小小聲的抱怨，有時候她沒辦法來幫林阿水洗澡，二嫂頂多幫阿母換件衣服，絕對不會替林阿水洗澡。更不用說不住在這裡的大嫂了，最多只是偶爾清洗林阿水房裡的便桶。

「唉，那媽跟阿美的互動有比較好了嗎？」阿霞愁苦的聲音幽幽地從話筒裡傳來。阿美是平日來陪一人在家的林阿水的看護，兩人最常做的事就是各做各的事，阿美看看報紙、折折垃圾袋和鄰居談天說笑，而林阿水則聽著家裡時鐘滴答滴答的行走聲，兩人沒有談話沒有交集，只有在固定的時間林阿水會拿五十元要阿美去買她愛吃的蘿蔔糕，在林阿水吃得津津有味時，阿美會在了一本小冊子上紀錄：蘿蔔糕一份。小小的冊子忠實地寫著林阿水每天所吃的東西，包括阿瑞母女帶去的香蕉，好似林阿水犯了什麼滔天大罪，滿滿地被紀錄著罪狀。

「還不是老樣子，怎麼說也沒有用，你也不是不知道二哥的脾氣，如果我們跟他反應，情況不會變好只會更糟，連大哥都知道不能講了，我們又能有什麼辦法？」阿瑞看著林阿水空洞的眼神怔著，心痛的不知如何是好。

「媽也真是的，要她多動也不動，變得越來越不喜歡講話，也不大會講話了，實在是沒法度……。」阿瑞聲音越來越小，緩慢沉重地放下話筒，望著林阿水，跟著她一起發呆。

「阿媽，這水果乎汝呷！」孫女用叉子叉了一塊蘋果要拿給林阿水吃。

「妹妹，阿媽不能吃太多喔，只能給她一塊，呷完斗無了。」二兒子輕柔的對外甥女解釋，又對林阿水表明清楚，限制她的飲食。

林阿水將頭撇向一邊，展示她的選擇。

阿瑞看到阿母又不開心了，趕緊從櫃子拿出一張放大的照片，上面是一個三個月大的女嬰，笑得好甜好可愛，嫩嫩的嘴唇因泛出的口水而發亮，眼角彎成小巧的月亮，彷彿可以聽到稚嫩的笑聲響起。

「啊啊，實在是有夠古椎耶。」林阿水回了神，愛不釋手的看著照片中的女娃。

「汝看，笑價安呢。」林阿水忍不住用手指逗著女娃下巴，好似會聽到銀玲般的笑聲從照片中傳來。

孫女看到阿媽這麼開心，也笑了起來。她多麼開心自己小時後的照片能讓林阿水歡喜，儘管阿媽不知道她的名字，甚至不知道照片中的那女嬰現在就站在她的面前。

「阿母，我艾走了。」大兒子阿成站了起來，收拾好地板拖準備離去。

「阿成啊，嚟急啦。」林阿水伸出右手對阿成招了招。所有的時間對林阿水來說都是緩慢的，只有和孩子相處的時間，讓她感受到時間的無情。

「今仔日阮來去外口呷飯，我請。」林阿水想要和家人聚聚，一起圍在圓桌旁吃飯，就算講得話她聽不懂，她也想要那份家的感覺。

「無啦，我走囉。」阿成夫婦轉身離去，一派愜意地走了。

「阿母，我嘛艾走了。」阿瑞看了看時鐘，該是回家煮飯的時候了。孫女跟在母親身後，不知道阿媽要怎麼面對相聚後的離別。

林阿水看了看阿瑞母女，點點頭，一聲不吭。她知道一週的歡樂結束了，接下來是她最擅長的一聽時間一分一秒地走過。她知道孩子們都各自有家庭、工作，而她多了份孤單。

看著阿瑞母女離去，而二兒子上二樓去了，二媳婦則在廚房收拾著，明天又將是週一，秒針滴答滴答的聲響靜的清晰，林阿水安心的聽著這不變的速率，數著數著，不久又將會是假日了。